



龙哥戒酒记

□向军

93岁的龙哥耳聪目明,每天还能坚持用钢笔给女儿和孙辈写信,以此继承传统的交流方式,他极其自信地认为,凭着恒心和毅力,完全可以达到像当年强行戒酒一样的效果。

龙哥,是女儿们对他的昵称。

龙哥是丰都青龙镇人,现家住丰都城。他当过兵打过仗,一表人才能文能武,在部队深受官兵喜爱,转业后在青龙镇中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书教得那是相当好。龙哥年轻时身体棒、酒量高。无论在部队还是转业到地方,少有人敢与他拼酒论高低,而与他拼酒的,要么现场直播,要么扶墙走路。时间一久,江湖人称“公斤哥”。因为喝酒,他还上演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龙哥在中学教书时,一名学生家长是供销社营业员。当时物资匮乏,到供销社购物得凭票供应。一次,龙哥持票买煤油,欲通融营业员多打一点,好让学生燃灯熬夜,备战升学考试。岂料,煤油配额

不多,零售限量供应,营业员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这让龙哥一下子就脸上挂不住了,于是耿耿于怀。

龙哥想,多买煤油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班上学生,心里那个憋屈啊。一气之下,龙哥拿出粮票换了两瓶苞谷酒,顺便在街边买了一包“油钱”,一边往回赶路,一边用“油钱”下酒解闷。因心有怨气,酒一下肚,不一会儿便醉意袭来。龙哥晕乎乎地走着,在离家不到300米的路边,酒劲儿上涌,肚子里翻江倒海,忍不住下了一堆“猪儿”。事有凑巧,就在此时,正好被村民家觅食的小黄狗碰上。不管三七二十一,饥极的小黄扑上去就一顿狼吞虎咽。龙哥醉得自己都顾不了,完全没在意小黄的饥不择食。

让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小黄开始不对劲了,像龙哥醉了一样东倒西歪,跌跌撞撞地回到家,横卧在院子的地坝边,有气无力地抽搐、哀号。不到两个时辰,小黄便挣扎着痛苦地死去了。主人发

现,死去的小黄有一股浓烈的酒味,最终找到死因:居然是龙哥呕吐物里的酒精所致!

这事儿一下子就在村里传开了,很快就传到了学校、镇上,成了师生和民间的笑话。龙哥觉得颜面尽失。想想自己堂堂一个大男人,一个为人师表的老师,喝酒呕吐本就丢人丢到了家,还醉死了村民家的狗,真是臊皮臊到王家沱啊。

龙哥痛下决心:戒酒。他把家里凡是与酒有关的东西,一股脑儿扔了个干干净净。

几十年来,龙哥再也没有碰过酒。但他喝酒醉死狗的事,一直是青龙一带民间长盛不衰的传闻。

说起这事,龙哥的女儿轶姐忍俊不禁,笑称至今还有熟人拿这陈年旧事涮父亲的坛子。但轶姐笑过之后,对父亲从此戒酒,几十年来滴酒不沾的毅力表示敬佩。

(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协副秘书长)

满孃

□冷月

大年初六,人们还沉浸在过年的喜庆中,满孃又和几个老乡一起踏上了南下的列车。满孃是公爹最小的妹妹,中等身材,一把乌黑的头发梳成一个马尾,自然垂落在后背。

“满孃,你头发真好,还黑黝黝的。”过年回老家时,我看到她忙里忙外,准备着一大家人的餐饭,便见缝插针和她闲聊了几句。她有些羞涩地笑了:“染的,白了不少,老了哟!”她端起洗菜的水盆,慢慢站起来,向厨房走去。看到她的背影,比以前弯了不少,毕竟岁月不饶人。

几年前就听说满孃不出去打工了,说是老板嫌她年龄大了,但不知为何,她却一直没被辞退。我们都担心她身体吃不消,她却满不在乎地说:“我身体好得很,一天到晚干着活才好,要是停下来要几天,病就出来了。再说,我那活儿轻巧,不过是扫扫地倒倒垃圾,不累人!”原来这些年,满孃一直在广州一家工厂做保洁,她

干活麻利又仔细,话不多,人和善,要的工资也不多,深得老板喜爱。

“那你现在一个月多少钱?”三叔问满孃。“3500元,还有350元的伙食补助。”满孃说,“350元就够我吃了,住在厂里又不要钱,我去年存了3.8万元呢。”说这话时,满孃脸上全是欣慰和满足。

“你太节约了!”三叔撇了撇嘴说,“你还是要把自己照顾好点儿。要是生了病,谁来管你?”三叔是真担心满孃,毕竟她是最小的妹妹。

满孃脸上露出些凄苦之色,她大约是想到了自己的丈夫。姑爹以前和她一起在广州打工,几年前得癌症过世了。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不存钱怎么办?大儿子才买了房子,80多万呀,他们哪里负担得起?”满孃的大儿子、大儿媳一直都在广州打工,收入一般。大孙子和同学去云南打工,结果被骗到缅甸,被关了好几个月,逃出来时一条腿断了。小孙子

还在上中学,正是花钱的时候。老家的房子年久失修,早就垮塌了,不在街上买房,回来连个歇脚处都没有,咋办?

“他们买房你给了多少?”三叔又问。“他爸生病掏干了,这几年我才攒下10多万,全给他们了。”满孃说。

“你自己没留点?要是有个三病两痛,怎么办?再说你还有个小子没成家,你不给他买套房,他哪里去找媳妇?”

是的,满孃还有一个小儿子,也在外面打工。小儿子已三十出头,人倒是机灵,但身体不好。

“三哥,我也只能尽我的能力了,管得了多少管多少,实在管不了也没办法了。”

听到这里,我心中涌起一丝酸楚,安慰她:“你还是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满孃笑了笑,眼睛望着远处。那时刚立春,老家门前的田野还是一片荒寂,白亮亮的水田倒映着天空,大路上没有一个人影。

(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协副主席)

陪姑姑游两江

□刘友才

次来中心城区,没想到这么繁华。”

嘉陵江畔的磁器口古镇,是我陪姑姑游览的第二个景点。我和姑姑漫步在磁器口青石板路上,听着熟悉的乡音,吃着磁器口的麻花。姑姑想起了小时候在荣昌安富古镇走过的那条青石板路,仿佛回到了童年。我和姑姑坐在嘉陵江边看江水,她和我聊天:“嘉陵江就像新疆的塔里木河,多少回从我的梦中流过。”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陪姑姑来到洪崖洞。悬崖峭壁上的吊脚楼,吸引姑姑的目光,她指着眼前的吊脚楼:“重庆的房子好像蘑菇长在崖壁上。”吊脚楼上的红灯笼在夜空中摇曳,姑姑说:“洪崖洞的灯笼好像兵团永不熄灭的马灯。”

夜游两江,是姑姑最期待的。我牵着姑姑长满老茧的手,陪姑姑走到洪崖洞客运码头。登上两江游船,站在甲板上眺望,洪崖洞仿佛一幅金碧辉煌的壁画。游船犁开两江时,两岸的房子忽然倒悬在粼粼波光里。两江的碧水,映照万家灯火,也映红了姑姑脸庞,姑姑轻声低语:“重庆的灯火像极了军垦农场棉田的月光。”两岸的

霓虹,在姑姑脸上游走,姑姑靠着船舷,任江风撩起银发。游船行至朝天门,我告诉姑姑:“嘉陵江在这里汇入长江。”姑姑看着江水,忽然指向江心:“侄儿快看,嘉陵江的水终于追上长江了。”滚滚的江水,仿佛50多年前姑姑离开家乡滚下的眼泪。姑姑的心随江水流淌,那些被风沙掩埋的往事,就像此刻流动的江水,飘向远方。

长江之畔的十八梯,山城古道,风情无限。姑姑在重庆的第四天,我陪她去十八梯,看老重庆的市井烟火。我牵着姑姑的手爬梯上坎,走累了,依梯而坐。回望脚下这一坡长长的梯坎,姑姑赞不绝口:“重庆人真能吃苦。”她数着石阶,像是数着被绿皮火车拉长的年岁。我忽然发现,当年那个17岁的姑娘,而今皱纹已悄悄爬上脸庞,每一道皱纹,都诉说着姑姑过往的风霜。

两江的风景,尽收姑姑的眼里,藏进姑姑的心中。我不晓得,两江是不是姑姑心中最美的风景,但我知道,重庆却是姑姑心中最眷恋的地方。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绵阳纪行(组诗)

□王明凯

同学会

此刻
我高举酒杯
把绵阳食为美餐
省略了日光,省略了月光
省略了一路奔波的山高水长
所有的奔赴与跋涉
都为这期盼已久的约定
都为这一盏琥珀色的幸福时光

那些爬过的山
那些走过的路
那些曾经的课堂内外
和人生之路的风雨沧桑
都在记忆的屏幕中逐一回放
将万语千言和同窗情谊
融进这缘分的琼浆
深切地道一声同学你好,老师你好

石椅羌寨

天赐的石椅
静卧在云朵之上
那是羌寨的标识与灵魂
那是一个民族,坚韧不拔的写照

轻拂的微风中
我看见手捧啤酒的尔玛
为远方客人跳起欢快的沙朗
明媚的阳光下
我听见这石头的故乡
古老的歌谣在山谷久久回荡

那石屋,那碉楼
那石板路,那焚香台
都在悠扬的笛声中熠熠闪光
唤我用情不自禁的诗句
祝福唱着山歌的丽人龙凤呈祥
祝福被羌风灌醉的山寨,幸福安康

李白故里

竹篱茅舍还在
溯过笔的洗墨池还在
着圆口布鞋踏过的磨针溪还在
你却提壶佩剑
扇动诗歌的羽翼
从陇西院的窗口飞出去了

我在青石板铺就的路口
大声呼唤着你的名字
李白呀,我提了诗仙太白来见你
可否回过身来,高抬贵手
收我,做你展纸磨墨的童子

须臾
花枝礼拂,柴门轻启
仿佛有仙风从头顶掠过
那可是你的诗魂驾鹤归来
让倒悬的酒壶淌出千年诗瀑
化着我发酵半生,夺眶而出的热泪
淋湿了,这赏心悦目的青莲时光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

小满(外一首)

□知卿

俗语如刺:
水满则溢
月盈则亏
生活反复证明
日子需要适度留白
不信你看河床认领雨水
往往余有尺度
你看麦粒咀嚼阳光
成熟常常伴随着低头
自然暗藏玄机
小满约等于知足常乐
约等于行稳致远

插秧

她站在水田中央
高挽衣袖和裤脚
身体毕恭毕敬前倾
左手紧擎一把绿油油的秧苗
仿佛抓住春天最后的把柄
右手五指成握笔状
正完成一场从密集到稀疏的分解
每一棵都服服帖帖
听从横平竖直的调遣
远远望去
多像是为大地敬上的一柱炷香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姑姑在新疆,从没到过中心城区。在一个青铜色的黄昏,我接到姑姑的电话:“侄儿,我想去重庆看看长江和嘉陵江。”年逾古稀的姑姑,突然想回故乡看两江,也许是思乡的缘故吧。

我的家乡在重庆荣昌,也是姑姑的家乡。20世纪50年代,姑姑的妈妈响应号召,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便把年幼的姑姑托付给爷爷奶奶照顾。1969年,姑姑长大后,也坐着绿皮火车奔向边疆,那年她17岁,这一去就是50多年。

解放碑是我陪姑姑游览的第一个景点。傍晚时分,在灯光映衬下,解放碑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屹立在楼群之间。姑姑站在碑下,仰头数着时针,指尖抚过浮雕,仿佛在寻找几十年前的过往。漫步在热闹的广场,姑姑感慨万分:“第一

